

無
夢
園
遺
集

空夢園集序

業詳淺變茲深斯多也吾於
河漢之得繹而後其誠於
試讀尚書說命三篇其于
天人之間際淵宏微至詳

乎大哉王佐之謬具足取辨於
傳巖之下版築之百登馮
考生金石是宜鏗鈞天壤知
雷為火若牧咸薦而迥并察
宵眇托之於偃息魂交獨與

恭默之主枕中相見形未形
肖不啻乎覲面則何也豈非
黃屋喬林陰顯一如其未涉
大川也與其已涉大川也身
楫矣異其已調鼎鼎非妙異

其未調鼎鼎非也鹽梅三異
三篇為子古文章殷之朝野
沃翁揚高文典冊而說命
在焉傳之歲後築滙吟松
呼泉岩而說命在焉兩故

化一故神一帝賚之大身場
地而現于俱時天下文章
則孰有大于彼乎者哉
明卿陳古史名通博與知
守經術

今時良鄉其為文章蓋莫
大焉馮文忠公碎金擲地
海內傳誦珠玑所以措諸
事業被諸衽席集其詩若

文九

廣廣之上
館閣之中
從
釋在

制禔音

既言之類
如干種則為日
為星為風為雨為虹為雷

為雲雪氣午橋洛社狗居
壺會登山談水發時即事
之類如干種則為烟為嵐
為泉為石為字為水為酒
茗為魚鳥去烟嵐泉石字

木酒蒸花香之精氣積之上
升以成日星風雨虹雷霜雪
而日星風雨虹雷霜雪之先
澤則又下施于烟嵐泉石
草木海岳魚鳥以昭之潤之

其在彼乎在此乎一神兩化俱
時而現于易地頌曰三夢園
集天下文章則孰有大于
三夢園集者哉程子說每
三篇得之于夢賚古史以

集名之曰夢夢子長時言集
物隱顯不二抑亦夢覺一
如去史年久其傳說再未出
茲集以喚醒當年人事賚
一災哉茲集也夢龍談之

可以善進徑術學許讀之當不
後洗耳而飲牛上流貫于天
人古古深深之故可及而牙道也
矣

北齊書年弟浩周祿

無夢園初集自序

憶余讀書焦山年四十矣有客過之請古文辭行世余遲之十年居亡何承匱中秘而客亦列庶常脩後輩禮謁坐定日記江上約年曰忘之矣爲理前諾余無以應頃桐封

予假蒔花種竹之餘略簡舊帙成若干卷多得之僧舍山寮破甕敗壁間且以謝客請也其文目凡十有四

大廷對策之文一

講筵入告之文一主考進

呈之文一制科應試之文一草莽臣恭謁

定陵

慶陵登第直講除名策蹇之文一扈從

郊祀

幸學陪祭

太廟宣

詔出關持

節入洛之文一成均解經之文一輪軒採訪之

文一。諮詢酬對之文。一。情事揣摩之文。一。敘述今古之文。一。編纂雜記之文。一。游覽探奇之文。一。山水紀蹟之文。大都三十年來存稿十百之一二耳。唯

制誥代言與腐儒析理讀史漫評未敢遽出亦藏拙之初念也。刻成系以無夢園何居海內知余好居園不知余居園之無夢也。沈石翁詩流水之間心自得浮雲以外夢俱無園既成有贈余衡山先生硯者其銘云良宵恐無

夢有夢卽同游亦一奇也。主人不得已再出
山不逾年卽歸。故其詩云：家臨葑水絕塵喧。
常住蕭蕭無夢園。怪底出門太多事。夢梅夢
竹夢分蓮。

徵文自引

海內徵文于吳門濫及予者間亦不少然隨構隨發別無副本更苦記憶初集多出友人覓寄而至者甚少伏懇續發他如游客假序以自媒賈客偽書而滋蔓不在此集其厲明矣澹退居

士啓

癸酉
至日

跋伯氏遺集

昔人謂見其文如見其人與其心吾兄邈矣生平著述不具在耶購求編輯補初集未備禮也敢辭後死之責爰偕成鄉弟洎諸姪聚首從事甫寓目輒憶居恒共枕被無夢園灌花分竹之餘遇滿志快筆掀髯朗誦曾幾何時俄焉隔世掩卷相向黯愴欲絕變寒暄始克成帙凡甲戌春稿強半簡自藥裹中蓋先兄無他者在床褥不廢楮墨卽對醫王諄諄桑梓永利與軍國急

務子弟晨夕候興居、每強起細論文、慰藉無恙、
故新篇多憂時借箸語、及叙一二門人問世之
業云、乃有遺集、歲月先初集者、曩方揣心制義、
雅不欲以古文詞名世、勉應徵索、往往不存、苟
散軼什之五、初集不遑遍搜、顧論者謂少年之
文其神全、閱久愈光焰、末年之文其神澹、攝才
情就紀律、駸駸乎化矣、丹頭垂熟、惜天奪之算、
因不忍偏廢、廣羅而並錄焉、至若對策講義、武
錄暨家乘、再授剗、則惟是先冗杜機、不異儒

生矢臆凜然忠孝所見 褒于 綸綍者其人
其心于兩種文見之不尤真摯歟附刻翠娛閣
小品以識玄賞遂稱合璧藐諸孤瞿瞿焉如有
求而弗得手是編正告之曰爾父繼述在茲繼
述爾父在茲生不愧死斯死者若生千秋不朽
九原可作亟鋟之庶稍追余後死之責乙亥清
和弟禮錫敬識

無夢園遺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著

濟生

濟楨

敬錄

弟禮錫智錫

侄

濟德

濟世

同訂

卷之一

廷試策

進講存稿

武試錄序

衍義序

通鑑序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記 賀序 贈序

卷之五 疏 議 題 跋

卷之六 墓誌銘 表 傳

卷之七 壽序

卷之八 祭文 行狀

附

繼志堂家乘

翠娛閣評選初集小品

無夢園遺集卷之一目錄

廷試策

壬戌

日講存稿

丙寅

經筵存稿

庚午

戊辰武試錄序

評資治通鑑序

評通鑑目錄序

評宋元通鑑序

評大學衍義序

續通志 卷一 目錄

翠娛閣選 另快總附

正續藏書評正序

史記序

漢書序

三國志序

古文奇賞序 四

諸子奇賞序

皇明世法錄 通鑑綱目評 奇賞彙編

三書俱未有序不敢以贗稿誣世附白

無夢園遺集卷之二目錄

序

四書備考

四書指月

四書塵譚

中庸淵天述

義經易簡錄

羅萸江易問

周禮句解

考工記

孝經翼

性理

名世文宗

古文正集

蘇文忠公全集

韓文公全集

潛確類書

列聖垂訓

經世八編

感應經解

古今文統

生雅

傷寒指南

廣欲仁編

經畧問奇錄

保甲鄉約錄

明文奇賞

姜燕及輜軒錄

張二酉精廬集

彭原樂遺稿

丁茂嘉白門集

王覺斯集

鄭堃陽集

錢長玉荒政

章廷綸明聖湖百咏

錢少室集

劉元博洞庭游草

余周生集

西湖月觀

堯峯山志

陽山志

翠娛閣選

另帙總附

包蒙泉稿

朱秋崖稿

錢兼山廣川集

李小灣建霞樓稿

沈石田暨先白陽合刻稿

孟肖形夢覺言

貢二山斗酒堂集

冒宗起詩舛

許才甫七箋

補遺

天下名山勝水巖洞泉石古蹟記

貝大行魯遊稿

無夢園遺集卷之三目錄

序

六十科會試錄

歷科程文精簡錄

歷科墨卷精簡錄

卯辰程墨選

應制雅言

明文天聲

先正小題選

王文肅課孫稿

小題廣社

筆花館選菴

人文慧業

關社選菴

薛大年戊辰房稿選

春秋房同門稿

春秋房六種書

陳伯玉稿

沈去疑稿

顧仲從稿

王平仲稿

吳兩階稿

王聖修稿

歸豫侯稿

陳二何稿

朱令申稿

管元心稿

茅爾敞稿

衛紫岫稿

倘東五劉稿

吳睿卿稿

彭敬輿稿

許子旂稿

張君昭稿

吳友于稿

吳賓王稿

升甫叔稿

德卿弟闡牘

顧子臨稿

自選四書存菘

白松堂課兒稿

夢鹿堂易選

自選易餘

松溪隱選易緯

聽松居選易大觀

包稚修選易經房稿

梅花墅選易菴

歷科後場精簡錄

後場衡總序

論選

表選

策選

翠娛閣選

另帙總附

項仲展房稿昭華瑄

樊澹叟稿

宛陵劉子稿

張澹斯稿

王宇皆稿

左蘿石稿

康弱孟稿

補遺

王克仲稿

夫啓二年廷試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爲搏挽乾坤匡扶
世運者靡不於文武二種爲兢兢書贊帝堯
乃武乃文蓋全德兼焉而舜曰文明禹曰文
命湯曰聖武周之文謨武烈各標其一之數
聖人豈於持世導民有偏指邪母其於中有
交相爲用者歟夫陰陽柔剛仁義自有天地
而來至於今不可廢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闢函夏

成祖文皇帝。載奠邦家。竝提一劍馭軍。而文治
光昭於雲漢。揭六經訓俗。而靈爽震疊於雷
憲。文繇武張。武因文靖。於都哉。洵追蹤帝堯。
而與虞夏殷周媲美烈矣。

奕葉相承。紹天闡繹。雖疆隅小警。不無震驚。
然金甌卒以不搖。萬世永賴。則

列聖之威靈。實式寧之。芳躅具在。亦可得揚厲
其槩歟。朕以冲齡嗣大歷服。託於天下臣民
之上。日夜思所爲。覲揚

光烈惟是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爲大務蓋干羽舞階鼓鼙思士實竝圖維執事焉而蠢茲醜裔逆我顏行二年於茲竟未有能制其命者何也豈政教墮而文德闕抑聲容盛而武功弛歟夫禁旅之環萃自若也衛屯之碁置自若也班操之番上自若也盟帶礪者列第而居綰組符者專閫而控廼動云無將動云乏兵不獲已議調發而列鎮若虛伍矣又不獲已議雇募而身合驅市人矣容兵

散如搏沙。土著聚亦兒戲。總帥藉之勳。胄既
繇禮之惟艱。訓練寄之戚臣。又典兵之有戒。
戔戔脣吻。迄無成功。說者以爲承平日久。左
武右文。故其弊至此。然聞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古六軍之帥。卽天子六卿。用以內脩外攘。
非岐塗也。卽如

先朝殄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創倭奴。以
及邇年東征西討之役。咏車攻而歌杖杜者。
詎異入任。母亦惟是擇人而專責之。可歟。夫

武之德七。文之德十有一。季世猶能道之。矧在帝王。茲欲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赫然收順治威嚴之效用。恢弘

祖宗鴻業。何施而可。爾多士學古通今。懷竝用之術。舊矣。尚根極體要。明著於篇。毋泛毋略。朕將采焉。

臣對。臣聞帝王內順治而外威嚴也。惟勤以課實。無事勵有事之張皇。有事享無事之鎮定。其道簡而嚴。惟敏以赴機。疆場之

柄在勝負。廟堂之柄在賞誅。其道斷而速。以勤敏提蓄。胸貪欺之習。則敢於退不肖。決於殛大憝。而壁壘作同仇之朝氣。以勤敏轉潰。逃邪詖之軸。則天無不肅殺之陽春。世無捐廉恥之爵祿。而樞閫欽率作之。颺言。故丕冒海隅。咸不怠於若彝撫事。而益國百里。課大猷於土宇。版章百志。惟黜未踰絕險。而慮切顧僕輸載。小民難保。甫聞烽燧。而憂先斬木揭竿。是以乘六龍於

一乾妙陰陽乎不測。上固文武惟后。下亦
干城腹心。除千古兇殘。保萬年家室。必繇
之矣。欽惟

皇帝陛下

精一執中

緝熙無逸

日騰輝而清四海。秉白旄。仗黃鉞。嗣服光昭。
雷出震而省厥躬。仰榘榘。俯几筵。紹庭陟降。
執競無競。褒忠烈。而封椿。揚耆定。之折衝。

恭先孚先。別貪廉。而位事躋灼。知之宅俊。

馮翼孝德。經筵琢雲漢之天章。

翁受敷施。諫草含龍光之霽色。

學古訓。其有獲。冒聞迪見。畏天顯而顧民岩。
受成命。不敢康。震疊懷柔。揆文教以奮武衛。

固已

神勇敷奏。韎韜六師。

潛哲發祥。本支百世。蓋聲靈赫濯。而黎獻盡
臣矣。乃猶進臣等於

廷俯詢文武全德指歸擇人專責以恢弘

祖宗宏業

陛下必爲堯舜之主。臣在草茅。矢非堯舜不入
告。卽禹湯文武。不敢與

陛下比德。尚敢掇拾舊聞。不抒一得以副

明問。臣聞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
乃文。惟乃聖乃神。此文武出於一也。以聖
神文武之君。歎於知人安民。示萬世爲君
之無盡也。文明如舜。必殄讒說。惟功出於

明試言底於可績。懼遊談亂之耳。禹敷文命。而萬世永賴。湯布昭聖武。而聿求元聖。代虐以寬。文之謨。武之烈。而譽髦斯土。懷保惠鮮。既獲仁人。永清大正。總以知人安民爲本。自兵農判然。文武亦判然。要之兵農二。而以德澤振綱紀。必一文武二。而以政事息議論。必一大哉。

聖問。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而臣持勤與敏之說進。非是則繁言不可省。操柄無

可審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清函夏而置館禮賢

成祖文皇帝犁虜庭而創典垂世

列聖率繇成法殪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

創倭奴邇者東征西討大抵專任成功而

約諸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上接

堯舜之治統卽上接堯舜之道統矣臣觀

今日有不可不進取之形勝有可以進取

之局勢有密於進取之謀算而要在破虜

情振懦習然後商進取之人定進取之議
今之燕豈特漢唐逼渭橋逼甘泉哉彼逼
西域六詔斷匈奴吐蕃右臂而可棄遼陽
廣寧爲東西虜續一臂耶昔宣府入城棄
之也先彼亦不守于謙募民屯田遂復之
此謂進取之形勝奴未至而潰寧遠一帶
非虜取之而捐以與虜非捐以與東虜而
捐以與西虜又非捐以與東西虜虜遂幕
之而猶鞠爲荒草蕩爲墟煙我日退西虜

日進西虜日進則東虜亦日進西平之馘
殲錦義之格拒鎮江之俘獻豈異人任哉
此謂進取之局勢收四衛取海蓋奴犯山
海則尾擊之退屯近島得鷲鳥於累百兵
不可不速應也意者繇關外一二百里集
鴻鴈招熊羆而遙呼登津乎倘亦韓范據
大順而後城環慶斷蕭關噶沙卒反靈夏
橫山之地乎夫王驥抵上江韓雍薄藤峽
王守仁禱安慶顧其時物力饒而雷擊電

耐煩綜理。責之敢勇。深入凝忍。負重之將。
此謂進取之圖算。然其要在破虜情。傳介
子斬樓蘭龜茲。持黃金錦繡。擒之樽俎。以
神暇而膽厲也。馮奉世發鄯善諸國。以克
莎車。裴行儉連突厥四鎮。以斬郅支。能善
用其豪傑也。郭元振凍烏須。勒雨雪中。其
子反獻馬駝牛羊。務面泣送。以宿望運急
智也。元成之呼韓嘉靖之俺答。逢虜之衰
又有抱孫之痛也。藉無一於此。挾賞入犯。

能如寇準。叱曹利用以三十二萬成約否。
力能制西虜。而後東虜可制。能制東虜。而
後西虜之款可恃。此謂破虜情。又其要在
振儒習。

聖問曰。政教隳而文德闕。聲容盛而武功衰。
陛下聖神文武之一怒也。問京管禁衛。何以永
樂之較試。正統之團營。嘉靖之正兵。守奇
兵戰。則斷行。選天下壯士宿衛。革騰驤詭
糧。罷監槍權蠹。則斷行。而窟穴廝養無賴。

槃置不詰問。班軍何代替不稽。番上不時。軍衛所何不勤蒐訓集。有軍不清。有塞下易粟之鹽政不舉。有田不屯。何勇於壞成憲。而怯於破俗例。問盟帶礪者。祖制武有降職停襲革職。其時亦左武右文歟。法重則易恩。教嚴則易使。非仡仡之射御。効截截之誦言。典兵有戒。爲法受惡。勳胄戚臣。皆咋舌矣。問縮組符者。不戰奚守。無兵奚戰。不練奚兵。田疇率宗族入。徐無山登白。

狼辭封邑。茲賣盧龍之塞。何其多而來。烏
桓鮮卑之驛。貢何其少。問募兵何以罪帥。
棄弁攫金。斂怨。試以多募遠募之費。厚見
卒。扉履糗糧。調發召募。士兵客著。盡精勁
矣。此謂振懦習。臣然後商進取之人。劉陶
請捕張角。賞以國土。李泌議光弼子儀三
地繫其四將。裴度請行營併諸將。心加顧
其言用不用耳。虞允文犒師江上。焚舟殲
亮。抑豈知預決敗盟。憂先淮海哉。虞詔令

朝歌守武都。抑豈知力。評涼州之棄。鄧隲
等忌擯之哉。臣觀人才麤而不精。布局闊
而少密。其識短也。故求奇識之人。寇恂伐
百萬之矢。以馬二千。粟四百萬。給軍卒。降
心於賈復。子儀解光弼。睚眦克平安史。李
晟假詔。徙諸將屯。趨東渭橋。斷賊首尾。韓
游環。決策入衛。以銳士火戰柵。張齊賢。列
幟燃芻。敗賊士。磴砦反歸功。盧漢斌。張惟
孝。力解鼎澧五州。不就招於制使。臣觀太

吏逗遛於危疆。簡書委頓於草莽。其氣餒也。故求忠勇之人。顏真卿增陴濬湟。料簡丁壯。河朔陷而平原守。馬隆知涼州。立標簡試。詣武庫選仗。給三年軍資。高崇文卯受命。已卽就道。成都种世衡。銀的教射。計去天都野利。以孤元昊。臣觀角雌雄於門戶。工鉛槧爲韜鈴。其衛弛也。故求儲備之人。隴西羌反。馮奉世請倍用六萬。李靖齋二十日糧。擒頡利於反掌。王童謀旦舉事。

段秀實速司漏吏。曙執斬之。張萬福立馬
江淮。發進奉船。溜青將士。睥睨不敢動。臣
觀封事。飲賀蘭之血。當局高賭。墅之容。其
救解也。故求撲變之人。得若人。而擢一文
臣。右文卽右武矣。擢一將帥。右武卽右文
矣。倘

聖問一劍馭軍。六經訓條。文繇武張。武因文靖。
之大旨歟。臣然後定進取之議。高拱疏濬。
樞貳以剔。歷邊方。克司屬。特高其選。故內

之職方久任。外之材官得自試於撫臣。絕
咨送之弊。陞邊圍得自試於經略。能守一
關外要害。卽以其地官之。有良將。何患無
兵。善將將。何患無將。而尤無使閫外決機。
盈廷分謔。則議在專責成。嘉靖給事楊允
繩疏銓除劑量邊腹痛抑規避。故沿邊守
令破資格。錄異能。捷其陞轉。良急務也。孔
門治賦之才。必不使治兵。裴度薦李德裕
堪宰相。竟平澤潞。宋太祖喜得張齊賢手。

界太宗各舉所知並坐舉主無採賢不賢之聲而課能不能之實則議在精選舉兀尤東下非知府陳規有米數萬劉錡不宗今賦車徵馬杼軸半空棄甲曳兵米粟一炬以京營推之一家鬻十兵一人侵十餉矣近京暫納本色津運廣求接濟緩急便宜通糧則議在覈積餉狄青寧失智高無欺朝廷邊卒逃以道將奔也道將奔以哨馬驚也厚懸賞格遼之義民與漢番雜用

則議在募哨探。魏無忌不去。思歸二萬。必不一八萬人之銳。李抱真不蠲租給弓矢。德裕不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奚推昭義雄邊。蘇軾不別儲餘錢。資軍士。部送奚冠。諸道技勁。則議在勤練。恤以覺華爲積聚。憑山踞海。或偏箱轉鬪。或蒙衝直抵。遙指三岔。俾重壘雄壁。間有方騎千里。縱舫陳疑之勢。則議在習舟車。宋法兵敗必誅。賊吏必刑。清撫不逮。失開。

鐵開鐵不逮。擲廣寧已事之鑒也。夫小戎以義興師。婦人勇於赴敵。漢將恨虜未滅。去病耻不問家。今司寇之斧鉞不嚴。貪紳之肺腸日爛。以廉耻生天下之命。以禁令威天下之心。則議在必刑誅。

詔中外亟脩屯鹽錢法。京東江南水利。無以祖宗允文允武之實政。爲簿書期會之虛文。於是特免加派一二年。臣非不顧。

國家之急也。臣聞疆土與民守之。非與兵守。

之使民不敢不守。不若不忍不守。故將士
戰而守令守。漢以棄利與匈奴逐。唐憲宗
籍李錡代江西田賦。宋諸路被兵。必有優
恤。一遼民也。忽而可兵可屯。遂欲食翳桑
之報。忽而爲奸爲黠。反不及旃裘之倫。亦
大可念惜矣。

章皇帝詰問夏原吉山西饑民流入河南爲軍
吏捕逐。至引富弼活饑民五十萬。選爲兵
者十萬以媿之。則議在恤民氓。武以安人

利衆爲七德之二。斯全德兼焉。其勤與敏之効。歟。省游言。無使必可行之言。至於必行而行已無及。節冗費。無使不獲已之費。至於必費而費已不支。夫論治莫高於孔孟。王者必世後仁。而明其政刑。尊賢使能。七年可以爲政。則形勢異也。故外按其形勢。內定其規模。而力懲三方四路。納降信虜之轍。擇一人專任之。若劉大夏自試爲兵部。王敞舉楊一清。王崇古以戰爲撫。李

承勲脩鐵嶺松山城堡百八十所。項忠單騎過賊營。悉却援兵。庶有濟乎。無所不備。而後練。無所不練。而後精。備京邊。所以備山海。備關外。所以備關內。備登津。所以備關外。備南國。所以備登津。備天下。所以備南國。備忠臣義士之肝膽。所以備甲兵。備窮簷蔀屋之艱難。所以備勅敵。有備無患。今日之六經也。今出唯行。今日之一劍也。若夫夙夜敬止。知人安民。與堯之乃武。乃

文者同

陛下握治統道統之極。而何憂醜虜哉。伏願思
皇祖以文武不和。十年九牧。預懸師武。臣之願
鑑。

皇考以堯舜必法。朞月萬年。佇集同心德之大
勳。惟斷乃成。威克厥愛。仁義交相爲用。而
景運如日方升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曰講存稿

天啓六年

講官臣陳仁錫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
小大繇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
之亦不可行也

這一章書是說有禮則和無禮則不和總要
尚嚴肅的意思有子說禮以辯上下定民志
惟其辯所以定惟其定所以和如禮之用于
天下極整齊極和順豈不可貴先王之道惟
斯盡善盡美小事大事那有不遵行的何爲

說箇大兼說箇小假如大處謹嚴小處寬縱
只向寬縱一路去了惟其事事逞不得願欲
在在越不得範圍自然有箇節限那節處正
是和處這便是在在通行的道路有所不行
只爲知和而一于和不把禮來節制任情放
肆不和莫甚先王制禮原無這一條路如何
行走得去可見天下事那一件不貴和而有
禮則和那一件不是不和壞的而無禮則不
和用禮者一以嚴肅爲主方不失先王制禮

本意恭惟

太祖高皇帝曰禮法國之紀綱建國之初此爲首務

宣宗章皇帝曰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可久安長治臣按洪武之初僭亂方平飭在名分是先王創制立極之道宣德之時承平漸久憂在習俗是先王起弊維風之道總是整頓一箇截齊世界然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豈有堯舜在上臣下敢

效晉魏風流犯禁踰限不可底止者須從人
主身上凜肅做起

皇上秉道揆遵

祖制俾天下大者知有君臣父子之倫理小者知
有等威度數之精嚴而臣竊誦小大繇之一
語重有感也假如

朝 講是箇大處後庭佚遊宴遊是箇小處倘
大處勉遵典禮若干出入起居至微至細的
所在稍逞便安那乘機巧中的將規矩來放

鬆了初亦覺有暱就之樂漸漸心志搖惑精神懶散反有許多煩惱不受用處何等樣不和若是無大無小親賢士大夫如此對宦官宮妾亦如此坐一箇身子在禮法中一毫情欲來不得似乎拘束得緊久之安習身子自然悅豫動必以禮世法世則有許多從容恬愉中心安樂處何等樣和爲綱常倫理之主其必于制事制心之際萬分節慎而后可臣書生初見君父不識忌諱惟

皇止節身以安天下臣不勝至願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
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這一章書是有子教人謹始防失的意思義
是必可行的道理耻辱是喚醒無耻的良心
親是有道德可親近的有子說凡人行已要
不失言不失禮不失交又要起初萬分慎重
方可保其不失謂之信自有箇正當的大義
如渙汗其大號令出惟行大哉王言天下萬
世那箇不信從是義上合當如此言豈不可

復后世詔令日煩有猝然行之遂爲政事者
當初不及致詳甚至歛怨爲德功令愈嚴背
叛愈起到行不去時雖引經典明文以解于
百姓誰其信之又如宋臣蘇軾奏朝廷赦吏
胥不赦只因那詔書之言不實不能行于廟
堂故不能行于郡國而吏胥因緣爲奸若言
之必可行豈有此理又如唐德宗好貨之主
結怨于民一詔之後何能遂使軍士流涕祇
爲痛自貶抑出于至誠其所列軍國事件都

是與唐臣陸贄商略處置相機控御武夫悍
將自然心悅誠服信之近義也如此謂之恭
自有箇交際的定禮上交不諂下交不賈一
毫踰越不得的若恭謹太過自己中心慚汗
當之者亦覺可憎何等耻辱要遠他須是近
禮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大觀在
上四表光昭方是準則處儘有稱謂失倫諂
頌無禮以萬古之廉耻換須臾之富貴縉紳
羞之米與爲伍子孫羞之不以爲祖易曰或

承遜羞似日日送一塲羞與他其初佯托謙
恭下士之跡也會哄騙流俗其實與大中至
正之禮背馳甚遠恭之貴近禮也如此謂之
親是與我道義肝膈極關切的謂之宗是做
得身子性命之主的這樣人最易疎失了他
要起初因依之時不失此人久後方可靠得
著如三公可倚著他論道經邦如三孤可倚
著他寅亮天地如六卿可倚著他倡九牧阜
兆民國家有政事可賴以詢謀邊庭有警急

可賴以禦侮這方是國家靠得著的人此項
好人在朝在野儘箇不乏臣願

皇上博謀廣詢擇才任使平時不專信一私昵
之人臨事自然有人出力倘或偏聽誤信彼
端士貞臣俱已斥遠無可倚仗一旦四方有
事天變于上民亂于下要倚著佞倖一輩挽
回補救全然倚他不著然後痛心疾首下詔
求賢則何益矣用人之際惟我

皇上慎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這一章書是用志不分專心向學的意思有道是言行可法的學是聖學孔子說學者自有切務就是食也不去求飽居也不去求安惟心裏有箇着緊事在自然不暇他及試看嗜慾淡泊的志氣自煥發幹理自快便凡事之寡會自見得端的一日間可做得千百年不朽之業此謂敏事大凡議論有餘只爲躬

行不足豈有要敏速做實事的人肯將言語
容易說出來須兢兢業業一言不敢輕發此
謂慎言這等孳孳力學又不敢自以爲是必
親近有道的人以考正是非務要着實訂證
一番不使差謬蓋從虛明無欲中來學之源
極清自己已有權衡定主所取的模範又端楷
學之路極正想君子心裏嗜好別無一物念
念進修更在在克治天縱有懷而靡及聖明
舍己以從人斯可謂之好學也已臣按率作

興事是今日最急之務

太祖高皇帝寶訓曰昔范仲淹居位每日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賢人君子盡心于國家如此天下豈有廢事

孝宗敬皇帝 日御講筵 詢政事字字商確凡

天下奏事有 旨令看詳者限三日令卽看詳者限二日他司行查不過十日重大事情量寬五日一時諸臣皆能竭力贊襄伏望

皇上申飭中外臣工不求安飽各做實事方不

負

祖宗明訓臣竊誦居無求安一語可見土木一事猶非帝王所急更非今日急事又誦就有道而正一語可見對幾箇賢良質幾卷經書還不是實學這

文華殿是

神宗顯皇帝手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處須將所言所行請二帝三王考正一過是否合于天理又將所言所行請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考正一過是否合于公論正得過
便是學問正不過便不是學問臣願

皇上無襲好學之名方收講學之實芻蕘之言
仰冀採擇

經筵存稿 崇禎三年 講官臣陳仁錫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謐正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一節書是禹陳正位凝命之謨止卽至善
惟幾是隱微先見惟康是處置協宜全在心
體上操存的弼直者大臣首作敢言之氣以
倡謇諤之風也當時禹拜汝亦冒言之訓形
諸讚歎曰都帝慎乃在位今蒸民粒矣萬古

之平成已開兩階之干羽未格君職要乃位乎天德慎之哉帝一聞斯言確然見天位在此保邦致治格天協帝之實事皆在此一人正位乎上志氣清明遂將海宇精神羣臣職業盡提攝煥發起來應之曰俞有若決江河沛然莫禦氣象禹乃將慎位道理一一闡發曰帝心自有個大中至正謂之止是從危微界別處體認出來帝于此密密保合盡天理不與以一毫意見事事有箇主宰了惟其主

宰疑定一念萌動灼然見得是道心人心的
關限便從幾微處徹底判決曰惟幾一念和
平油然見得是協和風動的消息卽從窾會
處調劑至當曰惟康想禹旣拈出安汝止三
字又點出箇惟幾惟康試就帝身上看如烈
風雷雨弗迷非自家主張得定何能如是又
如夔夔齋慄烝烝又不格奸非從天性幾深
處潛移嘿奪何能致親底豫這都是帝卽家
體驗出來可見料理身心處正是料理民物

處當是時帝諄諄求言而言路自輔弼弘開
便拔去沮塞言路的根源禹遂陳于帝曰其
弼直大臣之職在格心尤在格至是無非之
帝心帝心至精其弼培養于未發之中帝心
至一其弼繩糾于藏密之地帝心防微杜漸
其弼無處不嚴衣袂之備謹戶牖之防從來
不見不聞之地大臣見得真說得徹未有不
得之於君父者假如苗頑弗卽工僅一隅強
梗耳禹曰帝其念哉正惟帝一念岳牧庶尹

無不念一隅且念凡光天之下至于海隅日出無不念這安危理亂關係重大處大臣擔荷非輕安敢不直又如教養工虞兵刑禮樂諸大典一張一弛關萬世法則一輕一重係人命死生必須深切明著敷陳出來又如禹乘四載隨山刊木不過自盡臣道然使忌諱緘默不詳述一番聖主在上何以知四方艱難那時無作好無作惡直遂其是是非非之本然而無所屈折自此羣臣誰不思盡忠直

諫者在廷皆直臣則聖政愈光帝之動卽天下之動萬古天心皆從動處見一動而經綸制作皆從情性上調劑幾微處撥轉感人心到極和極平與民志緊緊相維係自然億兆人之心輳集迎合于帝心而四方翕然從欲丕應篋志箇箇先志以迎其事業巍乎煥乎昭受上帝懿美之命然天自降康帝自安止愈兢兢愈業業懷永圖于慎位而天之申命亦大可見矣蓋天生聖主只爲幾箇百姓帝

廷之上既命禹又命稷既命契又命皋陶一刻不肯放過一句不敢蔽蒙要便百官在在布寬政小民人人走生路亦只爲幾箇百姓所以不應後志上下總是一個念頭帝有帝之申命天有天之申命萃爲嘉氣此謂主聖臣直萬古極治已恭惟

皇上遜志時敏緝熙

聖學急堯舜之先務而挈其大合日月之至明而養其真安安一秉

聖裁事事惟其嚴備此率作與事之一時也臣
伏覩雷火徵

天心仁愛薊險粗飭矣宜及時而盡覈墩臺曠疎
齋宿警下民其咨饑窮急賑矣宜扼要而力斷
流賊滋蔓絕勾連詐款之釁則奴氛必除清
貪暴蝨賊之原則賦役自正課京邊訓練之
實則召募不煩復屯鹽盡善之經則加派可
省無以恢復四城爲喜救死扶傷之義自近
畿而達沿邊無以僥倖一退爲娛除克雪耻

之謀備廣寧而絡四衛好生施普寰宇則於
無生中求有生納諫喜溢臣鄰則於有過中
求無過

皇天眷命

帝德日新臣敬述聖謨以伸祈天永命萬年孔
固之祝云

武舉錄序

天子登極之元年秋九月都試郡國材官介士
大司馬奉

俞功令加芟鯨角組轡可筋骨膽力求也劔
履之及氣摩青雲其曉忠孝大義恬澹爲
上吹律測之繫右籍則闡而問方略

上命臣仁錫臣紹賢往偕都給事中臣允儒右
給事中臣承業主事臣橋臣有聞共襄厥
事臣舍珙筆問戎行又稱主者甚懼已深

惟穢狃罕井之屬蠢蠢匪茹授韎韜以毛
雖善射而有辭矣天下安危所注意臣與
諸臣敢不齋被簡迪用對揚

天子威命既取士一百人以

獻臣以職事宜叙首簡臣聞練士節制尚矣
進而六千之君子共勞苦進而三千之一
心共祗懼又進而十人之同心同德共耆
定以仁人親之以腹心比之以孝友飲御
之誠貴禮而重報也謬哉使貪使詐金在

懷馬在廐而刃在其頸是忠孝恬澹者心
膺之至寶營便利田宅者性命之至讎也
義利鏘鏗多士豈武也而忽諸且士亦知
報之義乎報恩易報德難報禮尤難禮內
心之精微以少爲貴者也致恭存位匪勞
謙君子孰能終之郭汾陽擢武科醮而祝
士者高引爲格人元龜其事君大節一遵
禮度蓋師貞之丈人歟臣讀易師九二在
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

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千古遣將之
文也懷萬邦之道三曰敬

天曰法

祖曰恤民

皇上聖敬日躋克自抑畏

命中外表奏特尊

天地

祖宗不敢竝

平臺

召對

文華裁決諄諄苦田賦加派漕輓逾期
盛德至計無已粵稽洪武天下飛奏災異著
爲令遇風霾輒飭邊庭頃月蝕申儆

皇上召廷臣下

明詔勤脩省至粟貴十年颶決萬戶地以震
告旣聞耳矣咨爾盡精厲氣無薄陰陽之
和何以報屯鹽裕軍興京營嚴戢守水利
關隘吭漕規載典則盡濶略壞法亂紀而

蓄無益之戎行飯不戰之瘵卒與傭賈謀
居園士蒸憤也憤盈而決之

皇上以力行爲法

祖政繇舊咨爾敢勇深入懸匈奴頭豪街蠻吏邸
間飲至告歆何以報自議徵兵三十萬司
農始加派今見兵有額郡國那移正供逋
欠日甚貪吏吸加派之腴間左受加派之
困

國家冒加派之名

皇上專用恤元元爲憂咨爾貧破其象省海內
佗負輸將之費厥賦貞何以報聞斯言也
流汗相屬

天 地清寧之宇宙必不肆薄蝕於腥羶

祖 宗櫛沐之封疆必不淪尺寸於異域含生之類
扶老攜幼謳吟燕凱之聲駭號相答然後
類於

上 帝裡於

祖 宗酬

天子宵旰萬分一非爾陣交禦定之能事耶師
尚父曰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又曰大哉聖
人之德獨聞獨見樂乎哉

皇上乾斷離照伐暴除克醜虜必克昧昧我思
之剖符延世爾公爾侯所自樹也審獨聞
獨見之注嚮愜仁人君子之抱懷斯樂已

臣仁錫

神祖顯皇帝丁酉所舉士也闋九試而中天啓之
壬戌繇是感激知遇殫心

講筵朴愚硜執屏伏田野

皇上采廷臣言首荷

環召俾理

誥勅秩官寮與觀板板矯矯之盛以人事

君冀得當以報多士能縛名王擒貴人交臂
訕膝連綴而致之

闕下臣庶幾載筆磨銘勅燕然茲籍爲嚆矢
報之義其交易哉武舉者兵部尚書臣
在晉左侍郎臣邦華同知武舉者寧陽侯

臣光裕惠安伯臣慶臻遂安伯臣偉寧晉
伯臣天錫崇信伯臣天澤安寧侯臣祚冒
臨淮侯臣弘濟定西侯臣惟恭襄城伯臣
守綺誠意伯臣孔昭監試則御史臣心一
臣師襄法得備書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
院編脩陳仁錫謹序

○ 評資治通鑑序

孔子作春秋而前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孔子作春秋而後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作春秋作于天終日乾乾行天事天不變編年亦不變天時作于上人事應于下故春秋無事載其月疑事闕其文遂開編年之祖後儒尊孔子曰獲麟絕筆也終日戴天不知有春秋安知有是非夫天所是千萬世不敢非天所非千萬世不敢是作史者必是天之是而後謂之

是非天之非而後謂之非又必其人天所是也
而後可以是天之是天所不非也而後可以非
天之非大都以編年而體定以得人而史尊自
二十一史變爲表志傳紀而紀年畧自二十一
史命爲正史而梁通史六百卷唐編年四十一
家聊備乙庫之藏其有併書本末不著後先雖
曰編年仍是紀傳而史體混自編年紀傳實錄
分爲三宋分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爲三時政記
以宰相二人撰錄而史權分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太史觀之知天知人可以史矣史遷曰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何自待之非也況其
下者乎故謗牘也而史賊臣也而史寇蜀也而
史獎北酋也而史受賂也而史下代上珎也而
史狐媚也而史事數君也而史清談也而史蔡
卞蔡京也而史脫脫也而史正史猶爾况裨乘
哉宋治平三年初命司馬溫公編集君臣事迹
首呈通志凡人卷英宗悅爲置局秘閣賜各資
治通鑑神宗序之歷十有八載纂十六代關國

家係生民善可法惡可戒者益以目錄考異故
曰斷以邪正要于治忽辭令淵源箴諫深切大
哉神宗之言公六就冗官聽書局自隨或疑治
平熙寧間紛爭國事蓋有託焉豈公之心也哉
大都有是非之心不可有是非之見去其偏心
先去其名心使是非定于天定于君定于天下
後世而不必公論自己出南史氏之筆范希文
之學司馬溫公之書是已齊太史數被刑而南
史執簡往聞太史書之矣乃還而不留一月且

之名希文在仁宗時以學職屬孫明復以中庸
授張子厚于是石守道胡翼之各以其學教弟
子而不留一道學之名溫公自選辟官屬御府
供筆墨御筭供果餌出示龍圖天章閣三館秘
書而不留一著書之名夫惟去其名心一意尊
主庇民故足傳也天台胡三省身之有廣註有
十論有較讐通鑑凡例間關從軍帳下別購入
考異于各文釐釋文爲辨誤駁海陵本非司馬
康筆康簡較文字官不應跋韜而紹興金使問

溫公子孫遂訪其裔汲官之好事者撰前例以屬汲故判爲贗本公註書精嚴之一端也仁錫憂居以來杜戶卒業竊比于公抑感溫公言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柔爾于是探索鈎致就其閱鉅關鍵畧爲提掇俾閱鑑而又閱胡註別樹赤幟閱評鑑而又閱評註別開青眼試于集中簡一正人焉一正事焉如奇雲寫碧漢如河洛出圖書如大海吐明月一人不終焉一事顛覆焉若將隕深淵履春

冰唯恐天不生人人不行事唯恐少壞聖賢常
撐之宇宙誤用百年有限之精神笑化爲泣泣
花爲慟至大慟有欠伸思臥者乎嗟嗟讀書不
大悅無以噓碩果不食之孤陽不大慟無以震
死灰不靈之愚魄故天下欲治常多亂常少讀
書欲慟常多悅常少又欲慟已多于慟人慟已
今日多于異日否則有代之慟者矣斯言也願
齋沐而質溫公兼以問世予閱鑑畢殫心宋史
旁及遼金元恭惟

太祖高皇帝卽位之明年詔修元史

成祖文皇帝序續綱目而學士周敘疏譔宋史
柯公維騏成新編一書補李燾陳桎輩所未備
在勝國楊公維楨作正統辨黜遼金前人論之
嚴矣近世行王公宗沐本其旨謂元祐紹聖治
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
界故編獨覈予亦極目而尤善毘陵薛公應旂
本曰我不可不鑒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
宋元今之夏殷也其詞危矣用人肇治亂之始

故一榜必書得某人儒學隱逸比溫公加詳溫公刪繁削冗公謂裁減太過無以快心目卽四六亦不廢述揭侯斯之言曰修史在于得人
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其于學問文章
事未可妄議而心術則不敢不正予深是之通鑑前編宋金履祥著鑑曰資治非以極博濶而上之疑鬼神甚于黃熊臺駘杜回僧有之倫
不可垂後况左傳止哀公二十七年終趙襄子

事通鑑首之何疑是以置前編不錄而宋元取薛本蓋常論之溫公尚左傳毘陵尚荀悅袁宏范祖禹歐陽修胡氏父子亟稱章懷裴松之各有原本也抑疑崇文置局詔劉恕趙君錫同修元豐進呈列范祖禹劉恕劉攽名胡身之以前漢歸攽三國迄南北朝歸劉恕唐歸范祖禹而公不載其事豈同修官卽較定簡較之流亞邪神宗語輔臣此書過荀悅及唐以悅書賜其臣唐宋人主尊編年明矣故賜名加秩不以榮而

邈英經筵常令進讀則人臣啓沃之極思也噫
公之時何時也所上表不急夷狄而急民生豈
見用人太銳漸剝民以逞大壞軍興不減俸賜
不加搜括之家法而以一書障其狂邪雖然溫
公望其君好善矜惡取是捨非薛本據事直述
善惡不掩故任天下之事必成天下之事不輕
以君子自予務勉其終不輕以小人予人務錄
其善作事有餘地持論有餘地必致君子堯舜
必長君子之泰必掃夷狄之氛必是非皎然懸

千天而百怪銷滅書曰資治意在斯乎

通鑑目錄序

宋司馬文正公既編資治通鑑別纂精要爲目錄三十卷皆有詔于朝晚著舉要曆八十卷未成書宋紫陽因之以裁綱目兩書丕顯于我朝前哲東阿于公恭擬合刻叙大旨稱

憲宗純皇帝特勅史臣刊正綱目梓于內府神宗顯皇帝命進講通鑑閱十餘載俾模善本以三皇五帝三代紀畧冠諸首復摭百家所著如考異集覽正誤諸書附分注之下蓋精求乎

極博權有指歸矣萬世治平孰大乎此仁錫恭
讀成化

御製綱目序曰昔者五經同異賴漢宣帝命諸
儒講論于石渠閣親稱制臨決然後歸一大哉
言乎綱目非自紫陽昉也昉于溫公予故並閱
兩書首以目錄爰付八閩徐伯詩讐較精好俾
道法不爲事詞掩媿厯可以綱領提竊疑宋人
主輯是書欲見大意莫如嚴邪正之辨截華夷
之界

成祖文皇帝寶訓曰爲人君者不可不讀易內
君子而外小人一語關治道不小今觀于宋邪
正何如也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似也夷狄而
中國則中國之豈可哉或曰南朝自東晉罷遣
生徒不修孔廟宋齊而下外教盛行是變夏爲
夷也似也或又曰北朝自猗盧以來攻劉曜遂
匈奴收遺書祀孔子置五經博士禁胡語胡服
迨至于文典章制度儀刑古昔是用夏而變夷
也其然豈其然乎元祀孔子雷震几楹兩廡地

裂非明驗耶念觀于宋華夷何如也然則是書
屈帝宋而伸于

明亦在乎長君子消小人壯中國斥夷狄而已
矣

宋元通鑑序

渡黃河舟中暑劇日夜披讀讀宋史歎曰兵冗
耳猶無兵財講耳猶無財用人襍耳猶無人聲
容盛耳奚有聲容議論煩耳奚有議論大都宋
之匪彝天所醞釀宋之君子亦天所拂亂從來
躬構宏遠之主開拓萬古而又生太宗以竟一
代未了其子孫特受成焉耳幽燕大事藝祖太
宗兩失之於後人何尤澶淵一舉自孤注之論
出而真君膽落於過河後世子孫憚虜者憚虜

非故用欽若知天雄軍險謀不至此否臧勿用
君子監諸噫過此以往予詳之簡端矣可無覆
說獨恨胡元姦竄大統併禮樂竊之夫大聖大
賢封謚戮辱古今之奇痛也宋臣仕元古今之
大賊也史官有識者宜盡削其文請黜從祀者
今大書特書悉仍舊史何憤憤歟予故嚴討之
至其慎紀災異及治京東水利仍不廢採擇云
時天啓丙寅秋七月旣望

大學衍義序

補衍義爲丘瓊山先生數年以來誦衍義補有之矣未有讀西山先生書而好之者予故合刻二書仍圖補所未備而先之以衍義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于講筵大可見此臣子靖獻第一義也深厚懇惻溢于至誠而痛陳事理不嫌激切西山先生洵有之矣其言曰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龜毫雖共兜襍進于堯朝豈魑魅能逃于禹鼎必提其要恆挈

乎本至哉言也然公之書不進于紹定二年而進于端平元年良亦苦矣甫上書而拜疾速投進之首次日後殿聚講百諭朝夕觀覽忽有旨便合就今日進讀公須別寫帝曰已在此矣因歎先詰進書之不易主臣相知之不難故于端平則疾速于紹定則艱難矣君子藏器于身待嘗而動使紹定之季遽出此書呂嬰芒辦公亦歎無憾然公固養其身以有爲也旣以大學一書爲君天下律令格例尤恨壅蔽之禍不遠也

以明道術彚人才審治體登民情首揭格物致知雖然不誠意物惡乎格哉心誠求赤子而保赤子之物格矣公之積誠能動如是枝葉未害本實先撥自古患之至宋不盡朕本實猶有存者逞逞其臣高才率意出之無序故公以序爲先真相時識勢之言乃其文章渾潔遠雅尤不可及試常置案頭于心氣甚補公尤翬奉夜對云宋制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忝時召對以晝日便朝薦紳儼劔昌言正論其保持猶

易也故曰接賢大夫之時多有宋端人正士同
心哉

大學衍義補序

昔真景元在端平初知福州召入戶部尚書進
大學衍義以坊宋末言利之庸人目望君父親
賢遠姦而未能歎臣主遇合之艱也乃其書獨
顯於我朝恭惟
高廟書兩廡之壁

御筆折評論著而首疏請誦讀則宋文獻濂
堯舜代作

聖學日新

無夢園遺集

卷四

文廟

仁廟特命取閱

孝廟登極丘文莊濟昔官祭酒補義恭呈

聖德淵淵弘文好學萬古稱焉丘書詳於事辯
於古而濶於今弘治以後闕如也

世廟

神廟享國長久嘉靖初楊宗伯節畧以進萬曆
間屢歷

宸注蓋有味乎景元進書之日痛陳三劄其關

鍵語則曰敬者治之聚

世廟亶聰明炳炳乎

敬一有箴祗厥初服

神廟久道化成實表章闡釋以開

聖子神孫之道統與

天無極哉仁錫竊念大學一書知止至善知所
先後知修身爲本而知至矣其夫作手則用人
理財盡之矣用人去伎慎理財戒聚歛盡之矣
儒者言格物多詞費狀不致知不誠意存而物

之能格哉此與聚歛何異大都有名理之聚歛有經術之聚歛有經濟之聚歛弃本逐末終其身學爲賈人已矣言利之端自此始也格物者格其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故有物必有則明之是德絜之是矩知好知惡爲善去惡盡之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一身之物格好知其惡惡知其美而一家之物格孝事君弟事長慈使衆而一國之物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天下之物格否則慈父不能格其子良農不

能格其苗父子兄弟皆不足法之人貪戾作亂
漸不可誨之俗本末一淆潰決至此故知本者
格知先者格知止者格有終卽有始有本卽有
末有先卽有後者格有終始也有本末也有先
後也而精神專注於根莖者格仁錫首提此義
論道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直接

高廟

列聖而三代以下皆不與焉以修身爲一題
本朝建極立萬世之身法以齊家爲一題

本朝寶訓立萬世之家法以治國爲一題

本朝都兩畿立萬世治國之法以平天下爲

一題

本朝統一華夏收寧邊海立萬世平天下之法
其先務曰用人曰理財是故得人最盛而水旱
有積寇盜有備斷斷乎言利勿用已言必稱堯
舜古人謂之敬君况吾身親見之敢繁摭乎哉
繫惟漢唐宋不旁引卽題目亦不旁溢書垂成
矣先出二評見意韓子不云乎擇焉而不精語

焉而不詳古今著書通患誠慎之也